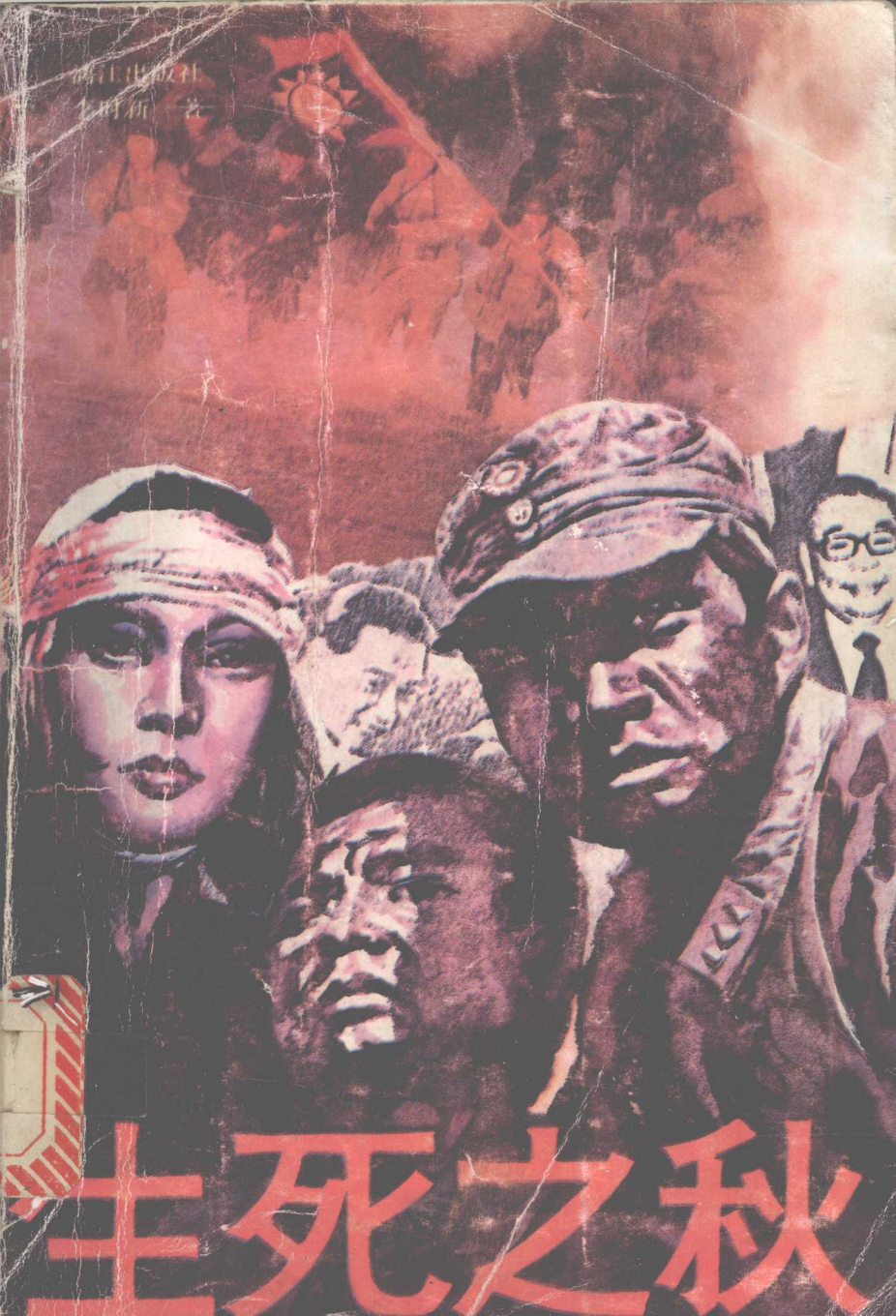


浙江出版社

李时新 著



生死之秋

生死之秋

漓江出版社
李时新 著

生死之秋

李时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2 字数 186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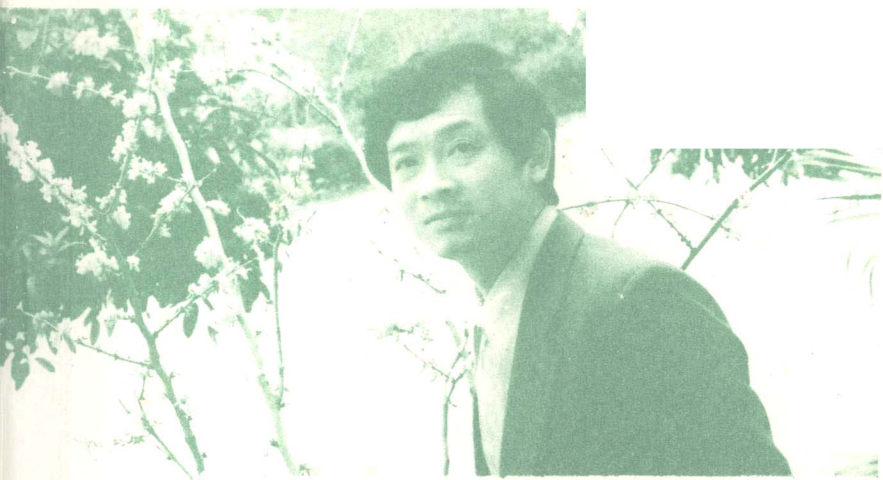
ISBN 7—5407—0861—0/B·604

定价: 4.30元

内容简介

这是特殊题材的纪实文学，集中叙写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及对抗时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作品曾获各报刊转载与好评。

作者擅写纪实文学，讴歌正义，贬斥邪恶，笔下风云时势与人物命运纠缠一体，描写客观真实，生动感人。作品文句优美，富于节律，结构新颖，情节起伏跌宕，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不曾荷锄。6年扛产业工人的榔头。4年挣本科文凭。10年为专业编辑兼业余作家。有80余万字问世。37春秋已渡。

目 录

生死之秋	(1)
杀 奸	(37)
魔窟喋血	(61)
断肠日,断肠人	(141)
苦悟与情恋	(181)
垂亡决斗	(213)
魂 归	(234)

生 死 之 秋

引 子 “以昭炯戒”

桂林南郊将军桥乱葬岗刑场，桂林城防司令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黑布蒙面，绑跪在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九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牧农的心脏。

他挣扎着，抖索着，一片漆黑的眼前却清晰地浮现着蒋介石、张发奎各亲笔签署，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两份手令：“擅自撤退，着桂林城防司令部就地枪决，以昭炯戒。”

已是声嘶力竭，他还在仰天悲呼，反反复复喊着：“冤枉……”

三个月前。

陪都重庆嘉陵江南岸黄山蒋介石邸作战室。

帷幕拉开，粉壁上是一幅巨大的中国战场形势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委会副总参谋长、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都苦着脸，紧攥着眉头，图上红红蓝蓝的点线、箭头，在他们眼中组合成了八个惊心的大字：“一败涂地，形势危

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日军三十七万发动湘桂会战，六月十九日湘省会长沙失守，八月七日，西南军事重镇衡阳陷落……

两位将帅焦虑的目光沿湘桂铁路线搜寻，不约而同，在“桂林”停住了。

一张军用桂林地图迅即摊开在两位将帅面前。哦，桂林，桂系老巢。西沿湘桂铁路转黔桂铁路可直迫重庆后大门，南下宾、邕、龙、宁，可入越南直趋南洋群岛，日军要实现战略目的：“打通中国东北到南洋群岛的大陆交通线”务必占领咽喉要地桂林；抗战以来，桂林一直是西南大后方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随即，一道蒋介石亲自签署的急令下达至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死守四战区所属广西之全县、桂林、柳州。中央军九十三军死守全县第一线，调集桂系主力部队重点死守桂林第二线，调集粤系部队死守柳州第三线，守期各为三个月。

随即，白崇禧急急飞回桂林布署防务，下机伊始就慷慨激昂宣布：“桂林为中国斯大林格勒，必须予以坚守，保卫桑梓，不顾一切。”各路桂系大军，日夜兼程从柳州、南宁、龙州等地赶赴桂林。

大战在即，张发奎亲临全县，给了陈牧农一个口头命令：“在全县与桂林间逐次抵抗，尽可能迟滞敌寇前进。”顶头上司的口头命令中居然没有“死守”二字，真使陈牧农喜出望外。“死守”即“守死”，陈牧农当然知道。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日军临境就按张长官命令撤退。

九月十三日，日军前锋试攻全县境内湘桂第一天险黄沙

河要塞，九十三军稍加抵抗，即撤到百里外的大溶江，全县沦陷。

“砰……”悲呼“冤枉”的陈牧农毙命在蓬蒿间。遗言：“杀我者张发奎！呜呼，竟没向姓张的要一纸书面命令，把命送在了口说无凭……”

九十三军边打边撤，几乎完整地退出了前线，回归到蒋介石所要绝对保存的实力范围。丢掉一个军长保存了一个军，更要紧的是让桂系知道了“以昭炯戒”，此计，妙不可言。

柳州的张发奎松了口气，你桂系难道不怕“以昭炯戒”？有桂系在前方死守，我的粤系部队在柳州后方可保无虞。此计，他和蒋介石共定，各得其利，配合得相当默契。

白崇禧蓦然大悟。

随即，桂系的两个精锐主力师：白崇禧外甥统率的一八八师，夏威（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白的股肱）统率的一七五师和一批桂系中坚蒋校，以“打外围”为名撤出了桂林险地。

留在桂林“死守”，应付“以昭炯戒”的仅一个刚补充新兵的战斗师，一个训练新兵的后调师，面对日军十余万凶悍善战的虎狼之师。

第一章 战火迫睫

一

一缕残阳透过婆娑的桂花树影，斜斜投进窗内，在墙上那幅桂林城防兵力配备图上罩了一层腥红惨淡的光影。

城防司令魏仁中斜倚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不停地长吁短叹，虚胖的面颊抽动着，把略略上翘的两道浓黑剑眉拉成了“八”字。

自从被留在桂林“死守”，他脸上就再没出现过舒心的笑容。女婿遵照他的吩咐，用军车把领到的城防部队的大量粮秣被服给养、工事修建费、犒赏费、安家费运到贵阳、重庆倒卖，换黄金，满载而归。他脸上刚刚绽出一丝笑，就僵死了：“唉，这钱财生才能享用，死不能带走啊！”甚至面对蒋介石派人专程从重庆飞来桂林颁发给他的金光闪闪的“陆海空一级勋章”，面对故意把他的军衔中将写成了上将的授勋文件，他也没法挤出笑。他读过古书，知道当皇帝的有时会给卖命战死的臣下追赠一些冠冕堂皇的封号，他把这“勋章”、这“上将”也看成了“封号”：“丢那妈，老蒋也太性急了。老子还没死呢……”

他太洞悉他这个角色的微妙。白崇禧借他“包谷将军”之名，既能搪塞老蒋的“以昭炯戒”，又能证明桂系为国家，为抗日不惜一切。至于桂林守不守得住，白崇禧当然知道。“唉，包谷将军，那是内战。”一九三〇年第二次滇桂战争，魏仁中率二千人枪坚守孤城南宁三个月，粮食吃完吃包谷，拒数倍滇军于城外，直到白崇禧亲率大军解围。从此，解围日被命名“包谷节”，魏仁中被誉为桂系中最善守城的良将，“包谷将军”之名也随之叫响在桂军内外。

而时时蓄意借刀杀人，削除异己的蒋介石，那是巴不得他和两万人马早日葬身桂林。

接到委任状，他就开始“调兵遣将”。

“命令：限期军械科十天修好昆仑关大战后弃留在桂林的

那部战车。”当然，命令上不能把“以便突围使用”写上。

参谋长奉命到美军俱乐部求取了一只橡皮艇，到时好偷渡漓江，潜出险地。

参谋处长被委任为邻县临桂县长，任务：召集熟悉桂林周围大小道路的土著，随时准备“带路”。

他连皮袍都准备好了，到时既能化装，夜宿荒野又可当被子用。

他到底还是怕“以昭炯戒”，怕成陈牧农第二。

白崇禧离开桂林前夜，他微服独访了白崇禧榕湖畔的私宅，他带的礼物，不是金玉珠宝，而是一套从浙江难民手中低价购进的宁波天一阁珍藏孤本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白崇禧平生最爱读《左传》，有人说白崇禧是“半部《左传》治广西”。他深知奥妙：白崇禧入迷的是“管仲相齐，九会诸侯，一匡天下，遂成霸业”的业绩。要成霸业就要有实力。

“为避免不必要牺牲。守到十分危急，实在支持不下去时，请白副总长恩准弃城突围……”魏仁中倾身朝白崇禧跟前凑了凑，满面是唯命是从的恭顺。他知道白崇禧喜欢这种表情。

“诸葛孔明云：‘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魏司令是不是应该多想想肩负的重任……”

魏仁中面对的是一双冷峻含威的眼睛。他心里一阵发虚，额头上顿时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当然，当然……不过……”

白崇禧沉吟良久，一下一下轻轻抚平《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略略翻卷的书角，长叹一声：“现在，有人说我白崇禧循私忘义，不顾国家，你们要争气……好，到时……当然，不会口说

无凭。”

魏仁中还在苦苦等待中受煎熬。

据情报，日军攻桂部队由凶悍狡诈著称的日南支派遣军第十一军团长西川大将率领，现已休整完毕，正从东、西、北三面向桂林迅猛合围逼近。

西斜的残阳，移向魏仁中倚身的沙发，映得茶几上那杯白兰地象掺了血。

“丢那妈，得过且过，苦中作乐，勤务兵，告诉参谋长他们，今夜通宵鏖战。”魏仁中抓过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讨厌，桂花树上那只秋蝉又叫起来了，象快断气时还牵扯着最后一根声线。

二

雍师长伫立在秋雨中，伫立在木龙渡头。

夜来寒雨绵绵，清晨，漓江上游移着乳白的水雾，江边数峰淡淡几抹青影在隐隐约约中浸出，偶尔，带着水草腥味的江风，送成一串湿漉漉的摆渡桨声。

几天来一直在天际隆隆滚动，越来越近的炮声，异常地消失在云雾中。

此情此境，若在平时，他会吟诵着“云山米家画，水竹辋川庄”一类诗词。在山水烟雨中陶然忘机。在桂系将领中，他是位公认的“儒将”，不仅熟读兵法韬略，还工于诗词书画。深沉的眼神，常锁的眉锋，四十来岁鬓边早生过多的华发，又摒尽了不谙世事的书生气。

他伫立着，茫然面对江天，金丝边眼镜的镜片潮湿了，眼

前一片模糊。他甚至没有察觉，在他身后，在那条淌着雨水的青石板小路上，冲着他，双膝落地跪着一位涕泪纵横的士兵。

这些天，他心里一直压着石头，越来越重。

那天，他陪同白崇禧视察防区工事，归来，路过一家棺材铺。也许老板已被疏散到了千里之外，铺门敞开着，墙角里，堆放着一排排上了漆和没上漆的棺材。棺材，在幽暗中闪着黑森森、白森森的光泽。

他若有所思地停下了脚步：“白副总长，您准备要哪一副？”他指了指棺材，望着白崇禧的眼睛：“我们打内战二十多年，没甚意义，今日抗战防守桂林，死也光荣，我如先死，就请白副总长用这副棺材葬我于山水甲天下之桂林城吧……”白崇禧“牺牲一部，保存大部”的谋略暗中已开始实施，一些将校正四处钻营，设法调出桂林险地。听说白崇禧也将于一两天内飞回大后方的重庆，他想证实，劝谏。

白崇禧眼睛盯着棺材，默默无言。雍师长从白崇禧晕染着心力交瘁青灰的眼圈，从踌躇满志消失得无形无踪的面容，看出了难言的苦衷：“白副总长，日军打长沙是一股作气，打衡阳是再而衰，兵临桂林已是三而竭，只要……”

白崇禧还是盯着棺材，一言不发。

一种不祥的预感蓦然升上他的心头：“难道……白副总长，您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老乡亲……”

白崇禧摆了摆手，制止他往下说。他察觉，白崇禧眼神里混杂着疚愧与恼怒。

他激愤了，畅所欲言，滔滔不绝对着白崇禧讲了好多，他再没去看白崇禧的脸色。

雍师长如愿了，他的战斗师为“死守”的主力留在了桂林，

他知道，白崇禧是在棺材铺决定了他的命运。因为在这之前他早听到风声，他升任副军长，调出桂林险地。

终于，他眼睁睁地看着白崇禧的专机腾空而起，消失在迷雾深处。眼睁睁地看着，曾日夜兼程赶赴桂林的主力部队，一批批，携带着专为保卫桂林配备的精良的武器装备，匆忙撤离桂林，撤向后方。眼睁睁地看着白崇禧亲自设计、审定，并已构筑好的“圆周凡二万五千公尺，直径约一万公尺，十二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的防手阵地”，空空落落缺兵把守……

接到命令的当夜，在城北门铁封山岩洞、师指挥部那间木板隔成的潮湿小卧室，在昏黄飘忽的煤油灯光下，他时而抱头跌坐，时而仰天长叹，时而绕室狂踱，直到清晨，才静静作定在那张用一〇加农炮弹箱架起的小桌前。

是写家信还是写遗书，他自己也不知道，信手写来，直抒胸臆，下笔由徐而疾：

贤妻收览，在柳别后没通信，甚为挂念……汝带一群儿女避居融县，家无积余，用度要极力省俭，任何寒苦，亦当忍受，为夫为父已无力无心顾及你们，望谅……

与妻儿匆匆一别，转眼又月余。那时，他率领全师官兵徒步从南宁开赴桂林前线，路过柳州。妻儿看着他红肿得有些溃烂的双足，痛心掉泪，再三劝他休息一两天。他只停了两小时，在哭哭啼啼的妻儿簇拥下，洗了一个热水脚。

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拉开战幕，我得率师参加，正感幸运。妻知桂林地势，叠彩山、鸛鹑山障其北，七星山、屏风山拱其东，雉山、南溪山峙其南，宝积山、西山控其西，独秀直临中城，尧山延袤近野，漓水环东郭以南奔，阳江绕西城而东注……‘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

曹孟德之困于周郎乎，’此非日寇之困于雍将军乎，之困于中华勇士乎？！兵不在多而在精，不成功则成仁，则要与日寇决死战矣……

狂草，墨渍淋漓，字里行间，好几处浓墨被泪痕化淡了。掷笔，拍案而起大呼：“卫士、备车，城防司令部！”他要去问清楚那位顶头上司，半个多月来一直躲在戒备森严的司令部里，不闻不问战备事宜，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推开房门，他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岩洞深处吹出来一股阴冷的湿气。

从城防司令魏仁中卧室里传出来混杂着胡乱梦呓的沉沉鼾声。

“雍师长，司令昨夜打麻将一直玩到凌晨四点，不到中午，是不会起床的。”守候在卧室门外的卫士悄悄告诉他。

他站了好一会，吁出了长长一口气，朝魏仁中卧室投去了鄙夷的一瞥，转身走出了城防司令部大门。

他来到木龙古渡，他要过江到七星山，视察东江地区防务。从敌兵锋所指，漓江以东为敌首攻之地。也是通往桂林城区的咽喉要地。白崇禧临战擅自调走了白的亲信、他的部下，守军团长蒋晃，亡羊补牢，他刚刚任命宁折上校接任。这是他几经慎重考虑后的决定。

从江那边过来的船，钻出雾气，向岸边靠近。

雍师长突然发现，，在最近的那条船上，有个士兵畏畏缩缩挤坐在船帮上，头埋在双膝间，又不时抬头偷偷瞟上撑船姑娘几眼。他摘下眼镜抹了抹镜片，再看，勃然大怒：“无耻之徒，败坏军纪！”这个兵，光着半边屁股，好象在屙屎。

“上岸后把他抓到我这儿来……”雍师长命令卫士。

他瑟瑟索索站在雍师长跟前，仍然露着半边屁股，那条单薄的夏装单军裤，已破烂得实在无法蔽体遮丑了。他的胸章上赫然写着：二等兵韦亚二；再看番号，他竟是守东江的兵，雍师长的部下。

“为什么不穿秋冬装？”

“还、还没发……”

还没发？时届深秋，大战在即，怎么还没发……雍师长震惊了。到桂后他一直没余暇去过问这些杂务。

“听说……”参谋长扯了扯他的衣袖。

“别说了！”那位顶头上司的种种劣迹，他早有所闻。在国民党官场上这种事可谓多如牛毛，他没想到的是姓魏的在此时竟敢变本加厉。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亲自送到光屁股兵韦亚二手上。韦亚二要跪下去给他磕头，他扶住了，天啊，韦亚二身后的那些兵，没一个不是衣衫破烂，黄皮寡脸，只有乞丐的褴褛，不见军人的威武。他感到鼻子一阵酸涩，把脸转向雾气混沌的江天。

他心里，石头上又加了铅。

“师座……”参谋长又扯了扯他的衣袖。

回头，啊，韦亚二手捧银元跪着。那些兵在韦亚二身后，跪成了黑压压的一片。一张张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的脸，分明写着苦痛、愤恨、请求、恩谢……

“走，回城防司令部！”雍师长胸膈间爆发出一声厉呼。他要去叫醒那位酣睡的顶头上司，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这些守土卫国的士兵，浴血捐躯沙场，改善了待遇一天也只有四两糙米、二两豆、三钱油；有人竟喝了他们的血还要吸他们的

骨髓，这黑良心的事不能再干了……快赎清罪孽，洗刷污垢，在战场上用命、用血……”

三

宁折团长倚着一柱嶙峋的山岩，站在甲玃峰巅。

冷浸浸的浓雾从陡峭深幽的峡谷、危崖、断涧里浸出，滞重，凝缓。横云断山，横云上一气耸出七座桀骜不驯的峰巅。七峰缀落如北斗七星，这就是东江防区的核心阵地。宁团长把团指挥部设在了天玃峰南侧山腹的七星岩。

极目四顾，象淡淡水墨在宣纸上泛泛化开，山岚雾霭晕染山远处猫儿山伏地剪尾，势欲扑鼠的雄姿；屏风山双峰划天，形若屏障的曲线；穿山怒冠鼓距，挥羽振翅的虚影……桂林东北面十余里偌大的防区，守军仅一个团，连“去桂城东北十里，连岗磅礴，高亦为桂山之冠”的尧山，都无兵可派去占据，他和雍师长视察东江防区后都痛感，兵力不足将是致命大患。

如果战死在七星山，对他来说，真是死得其所。山下，长眠着他的爱妻和牙牙学语的幼子。他们的坟莹，与著名音乐家张曙父女紧邻。一九四〇年初，他们和数百桂林市民，惨死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那时，他正在昆仑关前线作战，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一想起她们，他总有一种难言的愧恨，一个堂堂的国家军人，数百万堂堂的国家军人，竟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妇孺。

有人在那边石崖下唱《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